

沈

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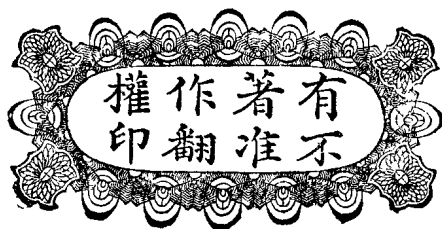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文藝叢刊之一

W. 薩洛陽等著
荒蕪等譯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新中華書沈默的人（全一冊）

◎定價國幣五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W. 薩洛陽等

譯者 荒蕪等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沉默的人

目次

沉默的人.....	W.Saroyan 作	荒蕪譯 (1)
登龍術.....	Morley Callaghan 作	潘家洵譯 (10)
老魔鬼.....	S. Pearl Buck 作	理孚譯 (16)
髻.....	艾蘭特作	荒蕪譯 (21)
搭車的人.....	Eudora Welty 作	潘家洵譯 (27)
來登小學的一班新生.....	Manuel Komroff 作	李儒勉譯 (35)
塔契揚.....	Leonid Sobolev 作	譜莒譯 (42)
醫生之死.....	舍格亦夫曾斯基作	荒蕪譯 (51)
五十鎊的一張鈔票.....	A. E. Coppard 作	王家楫譯 (51)
初雪.....	Kenneth Gee 作	伯符譯 (104)

餓鬼	 Silvia Townsend Warned 作	錢歌川譯 (一二)
白人跟黑人	 Erskine Caldwell 作	潘家洵譯 (一二)
猴爪	 W. W. Jacobs 作	王家楫譯 (一三)
校長所述的故事	 John Galsworth 作	羅書肆譯 (一六)
男女之間	 Dorothy Lasker 作	錢歌川譯 (一七)
貂皮大衣	 Wicks Papp 作	王家楫譯 (一九)
最大底一份	 Arnold Bennett 作	王章樹譯 (二六)
誘惑	 Oscar Schisgal 作	惲庵譯 (三〇)
石榴	 美國索洛延作	呂叔湘譯 (三六)
石碑	 Gerald Kersh 作	張夢麟譯 (三三)
坐屋頂的人	 Frances Eisenberg 作	潘家洵譯 (三一)
求婚	 A. E. Edword 作	張夢麟譯 (三六)
一場幸運	 Roderick Lull 作	潘家洵譯 (三八)
卡密凱小姐的床	 Diana Gardner 作	黃燕生譯 (三九)

沉默的人

美W·連洛陽作
荒燕譯

一

我的舅父考司洛福是一個精力絕強而異常憂鬱的人，他曾和一個矮小的人作過一年朋友。這位矮小的人來自老家，內心裏沈靜得像一塊岩石，他的憂鬱是表現於鎖法膝頭上的一點塵土和從不說話上面的。

這人是一個亞剌伯人，名叫卡利爾。他的身材跟一個八歲的孩子差不多，可是，和我舅父一樣，也有一部大鬍子。他大約有五十來歲了。雖然有着那樣的鬍子，他仍予人一種印象，好像在心地上，他離孩子比離大人更近。他的眼睛是一個小孩子的眼睛，但彷彿充盈着歷年的記憶——離開了他所深愛的事物，也許是他的故鄉，他的父親、母親、馬、或者別的什麼東西的那種年復一年的記憶。他頭上的頭髮既軟又密，其黑無比，並且分在左邊，就是從老家剛來到美國的孩子們，他們父母教給他們的分法。實際上，除了鬍子以外，他的頭是一個小學生的頭；除了寬大的肩膀以外，他的身體也是一個小學生的身體。他不會說英語，祇能說一點土耳其話，幾句庫爾德語和一點點亞美尼亞語，然而他從來不大說。當他常真說話時，他的語音不像出於他自己體內，却倒像是從那個老家裏發出來的。他說話時，好像他後悔必須那麼做似的，好像他認為想去表現永遠表現不出來的東西，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似的，好像凡是他所說的，都祇是增加他心裏原有的憂鬱似的。

我的舅父考司洛福是個不大說話的人，他怎樣得到我的舅父的注意，這樁事，我們誰都不知道。從

喋喋不休的人們那裏是得不到什麼消息的，從一個像我舅父那樣的，除了罵人和制止別人說話以外，便不張嘴的人那裏，更不必說了。我的舅父考司洛福大約是在亞刺克司咖啡廳裏遇見那位亞刺伯人的。

我的舅父考司洛福是從人們賭塔烏里的態度上，選擇他的朋友和敵人的。所謂塔烏里者，在這個國家裏則叫做骰子戲。任何一種賭博都是在緊張情緒之下的人類行為的測驗，雖然我的舅父考司洛福本人或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輸家，但他却鄙視任何輸得不大方的人。

「你苦惱些什麼呀？」他會向這種輸家喊道：「那是遊戲呀，不是嗎？你輸掉你的命啦？」

但當他自己輸了一局時，他可真輸掉了他的命，儘管如此，他再也不想不到旁人也會像他那樣強烈地關心着賭具的勝敗之數。照他看來，對於別人，賭博祇不過是一種遊戲。然而，對他自己，賭博却是天數——面臨着桌上的一面木盤，對着一個無足輕重的人，那人搖着骰子，用土耳其語和它們說話，甘言勸誘它們，咕囁着，叫喊着，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出他自己的醜。

我的舅父却不然，他鄙視骰子，把它們認為他個人的仇敵，而且從來不和它們說話。他把它們投到窗外，或者屋子的另一邊去，並且把木盤從桌上推掉。

「狗仔們！」他喝道。

隨後，他便憤憤然地指着他的對手，喊道。「你呀！還是我的老鄉哩！你不怕醜。你在骰子面前作踐你自己！你向它們禱告。我都替你臉紅。我是在狗仔們身上吐唾沫的。」

自然，從來沒有誰跟我舅父玩塔烏里，玩上兩次的。

這所咖啡廳是當日一個大有名氣和極為重要的地方。現在也還是一樣，雖然二十年前常到那裏的人們，有許多都死了。

常到這地方來的，大多是亞美尼亞人，但別的人也有來的。凡是記得老家的，凡是在老家玩過塔烏里和司坎皮紙牌的，凡是領略過老家的飯、酒、點心以及午後喝的小杯咖啡的，凡是喜愛歌曲和故事的，凡是離家數萬里而喜歡置身於一個帶有熟習的氣味的地方的人們，都到這裏來。

我的舅父多半是在下午三點鐘左右到達那裏。他先站一時，看看人們，隨後便孤單單地坐在一個角落裏。他慣常坐上一個鐘頭，動也不動，以後就本生其氣地走開，雖然誰也沒對他說過一個字。

「可憐的小東西們，」他常說。「可憐的小孤兒們，」或者，照字面來說，「可憐而熱烈的孤兒們。」

可憐而熱烈的——這個詞兒是譯不出來的。可是在人生中，在世界上，沒有比「可憐而熱烈」更悲哀的了。

多半是這樣的，有一天我的舅父坐在這所咖啡廳裏，他注意到了那個亞刺伯人，並且知道他是一位有品格的人。或許那個人坐在那裏，玩塔烏里，他的寬肩膀橫凌在木盤之上，他的孩子般的暗色的頭腦滿裝着理解和懊惱。或許玩罷了骰子，我的舅父考司洛福看見他起身站着，高不及一個小孩。

甚至也許是個人到了咖啡廳，因為不認識我的舅父，就跟他玩了一盤塔烏里，輸了卻不會埋怨：實際上是不需要別人告訴——也就明白我的舅父考司洛福是誰了。甚至也許是這個亞刺伯人並沒有向骰子禱告。

不管他們訂交的根由是什麼，不管他們倆彼此間的瞭解如何，也不管他們往來交游是怎樣的，反正他們時常一塊兒呆在我們的客堂裏，並且很受歡迎。

二

我的舅父考司洛福初次帶這個亞刺伯人到我家的時候，他忘記了介紹。我的母親認為這個亞刺伯人是我們的同鄉，也或許是一位遠房老表，雖然他比我們多數的族人黑一點，小一點。這點自然不生關係；因為一個民族的色澤和品質的變化固能使那個民族變得更富有人情，所以就更值得擴佈開來了。

亞刺伯人初來的那天，我的母親跟他說了十幾次，請他不要客氣，他方才坐下。

難道他是雙子嗎？她尋思。

不是，很明顯的，他是聽見的，他聽得那麼留神呢。

也許是他不懂我們的土話罷。我的母親問他是哪個地方城市的人。他祇揮揮衣袖上的塵土，並不作答。於是我的母親用土耳其語說，「你是亞美尼亞人嗎？」這句話亞刺伯人懂了；他用土耳其語回答說他是亞刺伯人。

「一個可憐而熱烈的小孤兒，」我的舅父考司洛福低聲說。

我的母親那時只當這個亞刺伯人也許要說話了哩，但是事情不久就顯然，就和我的舅父一樣，沒有比說話更使他傷心的了。假如有必要，他能於說話；但老實講，實在沒有話說。

我的母親給他們倆拿了煙草、咖啡，便擺手叫我走開。

「他們想談談話，」她說。

「談話？」我說。

「他們不願和別人在一起。」她說。

我坐在飯堂裏的桌子跟前，開始翻閱一年前的那份星期六晚報，這報，我背也背得出來了，特別是圖書；富有建築意味的閣樓、汽車，車四圍站了些鮮明的人；照着暗處的電筒；擺着一碗碗熱湯的桌子；穿着化裝衣服的青年人；以及其他各種書片。

我準是把報頁翻得太快了一點。

我的舅父考司洛福喊道，「靜點！孩子，靜點。」

我伸頭向客堂望望，正看見亞刺伯人擲去膝頭上的灰塵。

兩位在客堂裏坐了一點鐘，隨後那位亞刺伯人從鼻孔中深沈地呼吸一下，一句話不說，走了。我走進客堂，坐在他適才坐的位子上。

「他叫什麼名字？」我說。

「莫吵！」我的舅父考司洛福說。

「不吵就不吵，他到底叫什麼名字？」我說。

我的舅父那個氣惱，簡直不知怎麼辦才好。他把我母親叫了出來，就好像別人在暗殺他似的。

「瑪蓮慕！」他喊道。「瑪蓮慕！」

我的母親趕忙跑進客堂來。

「幹什麼事？」她說。

「請你把他打發走。」我的舅父考司洛福說。

「什麼事？」她說。

「他要打聽亞刺伯人的名字。」

「啊，得啦，」我的母親說，「他是個孩子，他好奇。告訴他吧。」

「我明白了。」我的舅父咕噥道。「你也要打聽，你是我親妹妹呀。我的可憐而熱烈的親妹妹呀。」

「說了吧。那個亞刺伯人叫什麼名字？」我的母親說。

「我不願說，」我的舅父考司洛福說。「就是那樣，我不願說。」

他起身走了。

「他也不知道那人的姓名，」我的母親解釋說。「可是你不該惹他生氣。」

三天之後，當我的舅父考司洛福和那個亞刺伯人再到我家來時，我正在客堂裏。

我的舅父考司洛福一直對我走來同時說。「他的名字是卡利爾。現在去吧。」

我離開屋子，在天井裏等候我的一個表兄到來。等了十分鐘，沒人來，所以我到穆朗德表兄家去了，並且跟他爭論了一個鐘頭，爭論的是五年之後我們哪一個比較強點的問題。我們摔了三次跤，我三戰三北。可是有一次我幾乎贏了。

當我回到家裏，那兩個人已經不見了。我從屋後一直跑到客堂，可是他們也不在。屋裏祇有他們留下的一股烟草氣味。

「他們談些什麼？」我問我的母親。

「我沒聽。」我的母親說。

「他們談話了沒有？」我說。

「我不知道。」我的母親說。

「他們就沒有談話。」我說。

「有些人們，當他們有什麼話要說時，才談話，」我的母親說，「有些人却不然。」

「如果你一句話不說，你怎麼能談話呢？」我說。

「你談話的時候，不用語言就是，我們談話常常不用語言的。」

「那麼，語言還有什麼用處？」

「語言多半是沒有什麼用的。它們往往祇足以遮掩你真心要說的話，或者你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什麼事情。」

「那麼，他們真談過了嗎？」我說。

「我想他們是談了的，」我的母親說。「他們光是坐着，啜着咖啡，抽着香煙。他們從不開口，但他們一直在談着話。他們彼此瞭解，不需要開口。他們也沒有要遮掩的事情。」

「你當真明白他們所談的是什麼嗎？」我說。

「自然，」我的母親說。

「那麼，是什麼呢？」我說。

「我可無法告訴你，」我的母親說，「因為那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不過他們知道。」

三

一年以來，我的舅父和那個亞刺伯人時常到我家來，坐在客堂裏。有時他們坐上一點鐘，有時兩點鐘。有一次我的舅父突然向那個亞刺伯人喊道，「莫管它，我告訴你。」雖然那個亞刺伯人並不會說什麼。

但多半直到臨走的時候，什麼話也不說的。走時，我的舅父考司洛福便悄悄地說，「可憐而熱烈的孤兒們啊。」而那個亞刺伯人也就不揮揮他膝頭上的灰塵。

一天，當我舅父考司洛福一人到我家來，我才想起那個亞刺伯人有好幾個月沒來了。

「亞刺伯人到哪裏去了？」我說。

「什麼亞刺伯人？」我的舅父考司洛福說。

「常跟你到這來的那個可憐而熱烈的小亞刺伯人，」我說。「他上哪兒去了？」

「瑪蓮慕！」我的舅父考司洛福喊了，他站了起來，大為驚駭。

「噢——噢」我想。「這又是什麼毛病？難道我現在作了什麼錯事了嗎？」

「瑪蓮慕！」他喊道。「瑪蓮慕！」

我的母親走進客堂來。

「幹什麼？」她說。

「請你看看，」我的舅父考司洛福說。「他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親妹妹，請把他打發。我真心地愛着他，他是一個美國人，他是在這裏出生的。他將來會成爲一個大人物，我一點也不懷疑。請把他打發開。」

「怎麼啦，什麼事呀？」我的母親說。

「什麼事？什麼事？他談個不休。他問許多問題。我是愛他的。」

「愛拉姆，」我的母親說。

我也在站著，如果我的舅父考司洛福生我的氣，我更生他的氣。

「亞刺伯人到哪裏去了？」我說。

我的舅父考司洛福帶着絕望的神情，把我指給我的母親看。「你瞧，」他的手勢在說。「你的兒子。我的外甥。我的親骨肉。你明白嗎？我們大家都是可憐而熱烈的孤兒。我們全是，祇除了他。」

「愛拉姆，」我的母親說。

「哼，如果他不說，」我說，「我不明白呀。亞刺伯人到哪裏去了？」

我的舅父一言不發走了。

「亞刺伯人死了，」我的母親說。

「他什麼時候告訴你的？」我說。

「他並不會告訴我。」

「那麼，你怎麼曉得的？」我說。

「我也不知道怎樣曉得的。」我的母親說，「不過他是死了。」

有好多天我的舅父沒到我家來了。我有一陣子以為他永遠不來了哩。當他終於又來的時候，他站在客堂裏，帽子也沒脫下說：「亞刺伯人死了。他離家六千里，像一個孤兒樣，死在異鄉。他會想回家去，却死了。他想再見見他的兒子。他想再和他們談談話。他想聽聞他們。他想聽聽他們的呼吸。他沒有錢，他往常一直在思念着他們，現在他却死了。現在去吧。我是愛你的。」

我想多問幾個問題，特別是關於亞刺伯人的兒子的，比如有幾個兒子，他離開了他們有多久了等等，但是我決定甯願去拜訪我的表兄穆朗德，試試我現在是不是能够把他按在地上了，所以我一句話沒說就走開了——這件事多半使得我的舅父考司洛福很感愉快，並且使他覺得或許我到底還有點希望。

登龍術

Morley Callaghan 著
潘 家 洵 譯

那天晚上，漢離佛伯在客來夢旅館餐廳裏手不停揮的彈他的鋼琴，屋子裏擠滿了照例那一堆堆政客、政客、運動家，在四圍坐着，各自陪著他們的盛裝女伴吃酒談天，一個高身材，好脾氣，做公債生意的年輕小伙帶着他的女伴走到綠色小鋼琴前面，漢離讓他們倆隨意玩著彈了幾個調子之後，自己又重新坐下來，用手調撥整個鍵盤，在這當口他抬起頭來祇見剛纔那位小姐靠在鋼琴前面對低吟吟的睜個不休。

她祇有十八歲上下，高高的個子，穿着一件時新的透薄黑衣，頭上戴一頂小黑帽子，臉上蒙一塊紗，等她轉過鋼琴走近前來對他說話的時候，他纔看清她的兩腿長得多麼合式，並且她的態度又是那麼豪爽而懇切。

「我是陶米郭門的妹妹，」她自己介紹自己。

「什麼，當真——你是——」

「一點不錯，我是基恩，」她又說。

「你從什麼地方回來？」他問。

「我從伯佛洛家鄉來，臨走時候哥哥囑咐我第一件事是千萬要打聽你的下落，」她說。

陶米郭門是漢離從前的好朋友，他未得肺病回家之前幾乎每晚必到這兒來看漢離，所以今晚他妹妹站在鋼琴前面瞧他並不算是十分奇怪的事，他給她端過一把椅子，讓她在旁邊坐下，他幾乎馬上想到陶

米一定把他當作了此地一個有名的角色，她聽說他在本地誰都認識，例如大運動家傑克索羅衛時常指點他賽馬的訣竅，還有那正要參加市政府競選的一位旅館老板愛狄康偉親熱得叫他的名字，不叫他的姓，其實她哥哥老實對她說過彈琴並不算什麼了不起的職業，不過每天晚上借此可以跟那麼一大些闊人碰頭，他隨時有機會交朋友，順便抓個把差使當當，再不然就在交易所裏弄個小事情混混。

可笑的是，她好像跟他一見如故的親熱，她一雙眼睛亮晶晶的閃動，她的腦袋四面全部轉到，瞧着那些貴客，在他旁邊看了她這種神情簡直不願意直說旅館經理已經決定取消鋼琴，說不定再有兩個星期他就會解聘。

他坐在那裏指點一些她也許在報紙上見過的名人，他提起那些名字的時候熟得好像背書，彷彿每個都是他的老朋友一樣。可是每次提到一個名字的時候，他心裏實在感覺寂寞，他說：「那邊那個戴玳瑁邊眼鏡的是湯似恩，他是市長的秘書，」他又接着說，「那個是畢二，他叫畢二漢離，你認識不認識？他是一位導演，漂亮角色，畢二！」後來他索性站起身來用手指道，「喂，你瞧，那是愛狄康偉，」他指的時候神情有點緊張，因為那個大塊頭，紅臉蛋兒，鷹鉤鼻的愛爾蘭人，凸着兩隻藍眼珠，鼓着一張大肚子，看見漢離在指他，大塊頭先是呲着牙笑，隨後他對著漢離把右手略舉了一舉。

「他也是你的朋友嗎？」基恩問。

「當然是嘍，剛才你沒有看見他對我叫招手嗎？」他嘴裏這麼說，心裏可是跳個不停，說老實話，今晚還是康偉第一次高興對他打個招呼，這時候他似乎重新覺得自己有希望從現在的職業走上一個廣大的前程，他開始一口氣不停的談康偉，一邊說話一邊心裏在想怎麼能够走過去求康偉替自己說一句話，那麼，即使好差使得不到至少眼前的飯碗可以保住。

他談得滔滔不絕，眉飛色舞，一直到了應該把她護送回家的時候方纔覺得她是多麼喜歡他，她住在離市很遠的一家公寓裏，同寓住着好些演戲的人，他陪她坐在石階上談話，在她剛要進屋之前，她告訴他手裏攢了幾個錢可以够她一個月的用度，她說她想在百貨公司找個衣裝模特兒的位置，他用胳膊把她攔緊，她臉上露出又驚又喜的神情。

她說，「好像我已認識你好多年了。」

「噯，不是，不是，」她說，她讓他狠命親嘴，她跑進屋子的時候，嘴裏嚷着以後還要到旅館餐廳去看他。

她好像一向在夢想著他，可是從沒有見他去，這次她很熱心的來找他。他在街上走回去的時候一邊想，「這可算是交了一步最好的運氣，」不過事情似乎來得太容易，沒費一點心思和力氣，他想起了自己對她那種一見傾心的態度不禁有點慚愧。

從此以後她每晚都來找他，他彈鋼琴她坐在旁邊，有時還唱一隻歌，他完了事情必把她送回家去，他們到不到另外地方她却滿不在乎。久而久之他們常是同到他的寓所閒坐聊天，他看她一刻不停的動動這個，弄弄那個，有時收拾收拾屋子，有時煮一杯咖啡喝。他屢次想開口問她為什麼搬進城想來跟他同過日子，可是他看見她吸住下唇微微笑着凝神靜志的聽他講話，心裏一軟，話就開不出口，他祇覺她是因為看得起他所以喜歡來找他。

她陪他在餐廳裏坐著的時候也是一樣，她那副懇切認真的神氣反倒使他有點侷促不安，社會上有一等時髦女人，雪白的皮膚，懶洋洋的神氣，對人家似理不理似睬不睬，人家看見了反倒願意用盡心思想法子跟她親近，甚恩的派頭却是大不相同，她有說有笑，坦白認真，你若回過頭來對她瞧瞧，會使你悞

不能伸出手來把她摸摸，漢離覺得他們倆很像坐在遊藝場中大轉椅裏的一對孩子，她的興致恰好可以配合那種景象，最後兩夜，餐廳場面冷落下來的時候，他不理她，瞧着她懊惱的神氣，他得到些狠心的快樂。

到星期四夜裏她才知道他為什麼心裏煩惱，那時候餐廳裏進來了一大羣散戲的客人，漢離臉上露著一副不痛快的樣子，他看見康偉和兩個類似捐客的中年男子同坐在角落裏一張桌子旁邊，康偉似乎在那裏對他微笑，漢離氣憤憤的心裏想道，「現在他對我笑，等我丟了飯碗的時候像康偉那樣的人走在街上連理都不會理我，」可是康偉依然在笑，隨後索性當真對他招起手來。

「基，他不是在那兒叫我？」漢離低聲的問。

「誰？」基恩反問他。

「那個闊佬康偉，」他低聲回答，他不願意鬧笑話，所以等到康偉招呼了兩次之後才慌慌張張站起身來走到那邊，他一邊走一邊說，「我來啦，康偉先生。」

「坐下，小伙子，」康偉大模大樣的說：臉上擺出一副恢弘大度的神氣，他一邊瞧着漢離一邊問，「你在這兒混得怎麼樣？」

「情形不太好，說不定再臥不了幾天，」他回答。

「小伙子，別着急，我們也許有法子安插你，」康偉說。

「謝謝，康偉先生，」事情來得那麼突兀，漢離顧不得別的，祇把腦袋顛個不停，嘴裏連聲「是，是，康偉先生。」

「那邊那個小姐兒怎麼回事？」康偉一邊對基恩點頭，「她一個人坐着不寂寞嗎？」